篔谷文鈔

賓谷文鈔卷九

海昌査　揆梅史著

論安徽吏治一

天下之勢一利害而已矣審其利去其害夫人而知之也專審利而害即因以滋先去害而利亦隨以興二者之乘除又夫人而知之也然地方大吏奉天子德意勤䘏民瘼汲汲焉修法令飭紀綱日以除暴害爲事而旋去旋復且以益甚者何哉竊嘗論之堯年之水下民昏墊獸蹄鳥迹交於中國益烈山澤而焚之禹驅蛇龍而放之菹當是時竒邪怪詭如九鼎所圖者無一不爲民害而誅之不勝誅使之逃匿於深林大澤其去人既遠則害屏而已無所用盡除之也若夫橫流

氾濫非隄防堙塞所能爲因江淮河之勢而導之入海所爲
行所無事者如此而已矣向使無海以受洪水之下流禹雖
神聖將此疏彼溢其潰決日在天地閒謂禹別有所以治之
者未敢信也是故言利而必竭利所從出之原利終不可得
言也去害而不與害以自反之地害亦終不可盡也安徽省
介江淮閒其俗之悍戾很鬬鳳陽潁州泗州爲尤甚其爲害
之大者曰盜賊曰光棍曰私販盜賊之熾西近河南光州固
始新蔡北接江南蕭碭銅山河南永城帶刀出入百十爲群
劉黍穄奪牛畜劫賣婦女所聚處曰捻子捻子之大者恆數
百人其光棍則嚚與强盜近而恥爲竊賊多豢養里中無賴
子其始稍稍犯法令以嘗試官刑其漸掠良家十三四歲以

上岸賣水煙曰窩主其甚者開場趁市聚賭博分棚糾衆白晝露刀械稍睚眦即毆殺爲商販所苦而最年力強暴者乃邀遮私販與鬥截其所過水陸責取規例以爲常然私販亦即恃之爲緩急以是出入淮泗千里間舳艫銜尾車輛接軫無敢問者此三者固跡異實同相因而起者也其所在視州縣之強懦爲去留視胥役之親疏爲久暫視營汛之貪廉爲肆戢以揆所見二十年間之牧令亦非無武健嚴酷其人然用胥役而胥役之黠者即光棍光棍之黠者又竄名爲胥役官苦胥役之豢盜賊徵私販遇大夥巨案輒懸賞購線每藉光棍爲以毒攻毒之計而光棍由此不可制私販盜賊亦由此不可制不得已嚴刑峻法以求震懾其心性每年秋讞入

情實者駢首彙誅以百十家計而渠梟大惡酒酣歌呼以就刑所市人嘖嘖歎爲豪悍者屢矣古者辟以止辟而彼很疾之狀且談笑招邀於受戮之頃果何謂邪天地之間蜎飛蠕動濕化胎卵苟具物性無不自愛其生惡其死而鳳頡泗之民獨不愛其生豈人情哉彼蓋自知所犯之不宥而終不悔也夫民人以耕耨爲生而彼即以盜賊光棍私販爲耕耨今使官日捕耕耨者而殺之民不能因殺而廢耕耨必然也然則彼以盜賊光棍私販爲耕耨者能因殺而遂不爲盜賊光棍私販乎且夫凶荒在前鼎鑊在後當其凶荒不知有鼎鑊也此輩之冒法以死者不盡由凶荒而由凶荒以馴致於此則十之八九刑之所難齊也且其頑獷跋扈之性赴湯火如

袵席使風氣日盛一旦官府之所不能治則大可憂矣今自此三府州之人計之緣淮上下所犯自大辟軍流徒杖荷囊得拘繫何止數千人此數千人又各有父母妻子約五倍之又何止數萬人使此數萬人皆革心革面去其故習畏法懲死而男無可耕女無可織赤身枵腹饑䭾然甘爲餓殍而不敢動亦勢之所不必然者也夫民猶水也法則其隄防也橫流四出而不使至於海第曰有隄防以遏之誠未見其治之效也

論安徽吏治二

虛損者疾病之自也嗜欲者虛損之漸也是故治疾病者治其虛損而已矣飢寒者盜賊之媒也水旱者飢寒之本也是故治盜賊者亦治其飢寒而已矣民易犯法而輒自誘於飢寒此亂民也吏知用法而不卹民之飢寒此暴吏也暴吏所爲雖廉明精察使强梁不敢肆然守法而不知法中之意行法而不知法外之仁其爲政苟取效於一時一身而已漢郅都之伉直引是非趙禹之據法守正而不免於酷吏何耶今鳳潁諸州縣之平糶蠲緩籽種口糧無歲蔑有不可謂不治其飢寒矣而倉儲有一定之數振貸有一定之時數不可竭時不可常則民之不飢寒者暫而其長飢寒者無窮盡也府

庫日損民生日蹙而盜賊日益滋故曰爲民計飢寒不如爲民計水旱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天地之道盈虛往復十年之內大抵豐多而嗇少而鳳泗初無有豐時蓋阡陌之不分壅雍之無法耕耘之失時而其故多由於溝洫之不治溝洫不治則民無所歸民無所歸其勢不至於寇攘姦宄不止夫溝洫水利之末而實農田之本也鳳穎之水利以長淮爲經而右挾汝左挾渦其次則濠梁五河之水皆由淮入於泗之洪澤而千里間之小水支流蓋不可勝紀其瀦而爲湖規而爲塘如穎之西湖壽之安豐塘其校著者漢揚州刺史劉馥治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魏文帝以譙舊鄉徙民屯田皆藉淮水爲用其他凡一

州縣之境溝渠遺迹各以百數始則湮廢漸且侵佔官不知利民民亦罔知自利歲月既久習爲固然有以溝洫爲言者則羣笑之矣而尤莫不善於升科國家田地有科則賦稅有額徵即輸將不及民擅餘利亦以示聖王無盡取之意寬裕優容以養其力非徒務政體而已且江淮與邊塞不同邊地僻壤土廣人稀既資開闢亟宜正其戶畝以杜欺攘江淮民稠土隘並無荒棄而既請升科則所升科者皆湖地也以湖爲田而規數百頃之利遂至棄田爲湖而受數十萬頃之害何則湖雖淤墊而勢處低窪今升科爲田必亢旱之年此田方稔計一州縣之田百倍於湖以百倍於湖之田之荒而博此升科數十頃之稔是所入於升科區區而所失於正供者

無算也且湖改為田而水至無所洩水去無所蓄瀦洩無方而歸咎於天天豈獨酷此郡縣哉故今之為此三州郡計惟有開阡陌修陂塘復溝洫使民歸農農歸田而已無餘事矣或以近自黃流入淮挾沙而下洪湖日高即疏濬淮流而水無所往又或以洪湖既不能受而復暢洩上游更形險患此二說者所為懲熱羹而吹虀者也洪湖河患也今以河患為難治而遂并地方之溝洫棄廢之可乎且洪湖與徐淮南河為表裏其利害在河防非地方守令所能及而農田溝洫固有司事也且下流既淤上流水生漫衍日甚不疏瀦蓄勢必高原多受其害尤不可不急講者也若慮上淤既通而洪湖之勢轉大不知分洩之則紓曲而勢緩并注之則奮迅而力

長尤易知焉況淮水上游之淤亦甚矣居民佔湖為田一也明初功臣以瀕水灘為已有而因以與之曰勳田又其一也阡陌不分而溝渠之內皆播種以謀收穫又一也地方之吏以開濬為難又以使民棄成熟之地則必以稅賦無所出為難然田有糧而溝渠湖地本無糧民佔溝渠湖地以為田亦無糧今使以無糧之田還為無糧之溝渠湖地初未嘗奪民也此可以理諭者也其既已升科及高阜岡壠本無溝洫亦應計畝捐棄多開塘池以備旱潦斯則皆有糧之田矣然捐其十之一以為塘一年所少收穫者十之一耳不捐此十之一而其九幾至無收穫今捐其十之一而已無一年不收穫其九焉孰得孰失雖至愚固必曉然此可以情諭者也一夫

不耕有受其飢一女不織有受其寒拔其本塞其源欲取償於其末與委末之有也惟是上下千有餘里經數百年之湮淤窒塞大而經流小而支港淺而畎澮高而陂池其爲費不訾其爲時非一二年所及度支不能給編戶不能獨功鉅而用繁而揆獨謂於他郡則甚難於此三州郡則甚易者有以工代賑之成法可行也此三州郡無年不災無邑不賑捐緩之外口糧歲以數十萬計其甚者至百萬十年計之不啻數百萬其耗正帑如此設以此十年之賑銀而治三州郡之溝洫則無有不治矣即減之以三五年之賑銀而治此三州郡之溝洫亦無有不治矣泗州濱臨洪湖或尚難施功其他固顯然可行者耳誠使廉勤之吏銳意有爲躬行陌上辨別地

勢考求故迹講論時宜繪圖以識其方隅估計以約其工力謀諸紳士耆老以協其心志度其先後緩急以定其次第量其淺深廣狹以一其程課疑謗不可動升沉不可撼上下一心一遇災年即詳定災分以一村之民力濬一村之溝洫以一村之賑銀贍一村之夫值大校旣定然後酌量溝洫之遠近工力之多少村保之大小盈絀通融截長補短工畢而銀有餘則以此村之銀補彼村之不足銀盡而工有餘則以明年之賑助今年之不足如是不過三年加以多方董勸富家大戶各以私貲自謀其產踴躍畚鍤程功尤易第使溝洫深通達於大河而止然後講求啟閉設立斗門宣洩有方旱潦可恃雖天事有不可知而豐嗇相校固已十得其七矣士大

夫畏難苟安不肯仔肩艱鉅坐使惟正之供多付竊緩而轉
費帑項歲數十萬此豈長久不敝之策哉

論安徽吏治三

天下承平既久所以養民者無不至而遊民日多何哉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誠使農工商賈各事其事老穉强弱各力其力春秋冬夏各時其時衣食豐盈藏足又何以有此然而侈奢之俗驕惰之情積久相誘苟非言法遁賦官吏無由知其名籍遊自丁錢歸地而遊民益多焉古者取民有任士有任民賦其田之謂任士賦其家與夫之謂任民鄉大夫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漢高帝爲算賦民年十五以上至二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至唐制租庸調陸敬輿曰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

均一雖轉徙莫容其姦而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出里布閭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布原其意所征諸民者不徒備公私也所罰諸民者不徒示嚴峻也使人人知自爲生則樂事勸功之意奮然起矣使人人知自効於上則尊君親上之意油然生矣夫然後作息時衣食裕家室團聚老死不敢犯禁令而其流弊或至苦追呼逃亡流徙自丁錢歸地則固無此患矣然而民可勞不可逸丁錢既免民不知有力役不知有力役遂不知奉官府不知奉官府遂不知有名分而又載師閭師之罰所不及則相率而嬉積惰爲驕積驕爲悍夫流亡轉徙不過廢稅籍而驕悍則足以爲亂且夫兩利相均權其重輕兩害相均亦權其重輕流亡轉徙之民不必即爲盜賊而

游惰驕悍勢不至於盜賊不止流亡轉徙非歉歲無有游惰驕悍雖豐稔常然其無爲盜賊之名而實甚於爲盜賊者且爲教匪矣河南之汝光固毘連安徽蒙亳宿州太和所在多有其始曰八卦教實則隨時造作無有定名其最蠱惑愚蒙者以冒法而死爲尸解兵解而又同財共色以要結之故愚者可以一生死而黠者陰以遂其飲食男女之欲彼此相煽互爲隱蔽非如盜賊之可以名捕此最游民所恃以爲歸宿者也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婚娶而所至可恣其淫泆如是有不動色相悅舍業而從者乎國家寬免丁錢均貧富之力無逋逃之累中上之戶輸將不覺其重窮下之民休息自樂其天法誠至善而行之既久雖聖人不能保其不敝語云戶

樞不蠹流水不腐又曰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置戶樞於扃鐍之室蠹亦可待焉遏流水於堂坳之上腐亦可待焉民數之多莫如江浙無田業者亦倍蓰於此然皆有所務自工商百藝各盡其器賃年力以赴之雖有游民不足爲害獨淮泗之閒物產瘠少販易不通逐末之利罕知其術於是不工商而販婦女鬻鹽硝不百藝而開場聚博徒甚乃習教煽集爲不軌在彼則沃土而不皆不材在此則瘠土而不皆嚮義何則官司不能稽其數父兄不能課其業賦稅徭役不能加其一身聚散去來不能測其向嚮恐更數十年孳生蟻附游手游食之民日以加隴畔之民日以少而國家二百年之寬大恩卹萬不能因游民之故復著役之法而騷

然自擾擾之所以爲此說者欲以著其積漸之由使良有司知計深長而安輯之也

論安徽吏治四

古之爲吏求和於其民者也今之爲吏求勝於其民者也求勝於其民而勢處乎無不勝是爲治有其具焉不然斬勝於民民亦斷勝於其吏吏孤而民衆吏暫而民恒吏文而民虓凡民之所挾有勝有不勝而吏究無或勝至於吏不勝民蓋不可言矣求其所以不勝之故非貪與酷也今之吏不能爲貪酷而姑息之爲患甚於貪酷者蓋比比也酷者使其民懷刑而有所不敢爲姑息則必甚其所爲而卒無以綏其死貪者嚙脂喋血苦其下如剝膚姑息則麻木不仁初若無所覺而漸至於不能斃斯二者於學校爲尤甚焉自古政事未有有褒而無譏人情未有有愛而無畏才能未有有優而無劣

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禮曰懲惡二物收其威也是故師儒以督之文行以勗之俾與卓犖者貢之於廷廢學失行不自愛之士恒置之四等以示辱戮其尤劣者則褫革之蓋善善惡惡之公非可偏廢自有持之過刻者或引以爲戒久之遂各以博愛士之名而勸懲之法壞矣士之抗官司暱姦慝罔上冒法往往而有夫天雄烏頭非藥之良也而與病相值易以參苓轉足殺之其爲姑息一也童子之試由縣而郡誠以守令親民凡其籍之良賤人之秀頑無不知之又使錄其所長乘其所詫惟無定額亦未嘗令其一無所汰也今之郡縣初不甚別幼稚癃老扶攜而至中僻之縣多至二三千人一郡之數倍於鄉科良莠雜糅因緣姦利匿喪冒考習爲故

常甚至假借竊盜喧呶堂皇小不稱意即鳩集衆多或成大
獄所司行以彌縫爲事致風氣日熾洶洶怖人其爲姑息二
也教之與養其耳相因學師山長俸餼不足育妻子講舍不
足蔽風雨書籍不足資探討至於考課尤爲具文束修膏火
皆託捐給生徒紛紜略無儀節其爲姑息者三也綜而論之
諸生之不率姑息在學使者也董識之紛擾姑息在郡縣者
也書院之頹廢姑息在行省大吏者也誠使學使者不沾一
時寬大之譽黜浮崇實懲與勸均則澆風衰息士習自振且
人才之成於媿厲者恒過於其所獎飾豈遂以爲不可教訓
哉使郡縣之吏嚴於校核不苟錄送縣視入學之數以二十
倍郡以十五倍則學使所試大郡不過五千人數少則不擾

取嚴則人知自愛而一切圖法徼倖之弊自無所容若夫書院所以待英翹儲奇傑也非名師碩望無以作其敬恭非優饒厚廩不足鼓其氣力是在方伯連帥引爲已任由省會以迄郡邑修舉廢墜次第興行竊謂廣鄉塾不如增學田厚膏火不如積書史學田增則校官有以養其廉而師嚴道尊士知敬學書史富則生徒有以擴聞見通古今而學爲有用江浙書院經費充裕又多有閣本四庫全書而皖省無之且吳下書賈所不至所行皆江西坊本學者每以得佳槧爲難苟學校書院有所錢而又激勸郡邑偏僻者爲買書之會互相校錄即資講貫如桐城望江涇婺源積書之家彼此相通書本所在書賈自至抑又有其大焉學校之與吏治相輔者以

其亡人心息邪說而柔悍俗也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又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今江淮之閒邪慝未熄而加以桀驁之俗犯上作亂所由來歟犯上作亂由於不孝弟然則孝弟興乎庠序達乎州巷行乎道路其士君子入事父兄出事公卿其庶民明貴賤順少長辨等威尊尊親親反是者以為媿恥吏治有不成焉者乎不是之求而欲以文法爭勝於民抑其末矣且訟獄賦役俗吏優為之又束縛程課稍不中於法即以罣誤為罪雖骫骳蒭宂尚知以求免獨至型仁講讓優游漬漸鮮不以為迂緩多事而又考察計吏所不及則相與置之而不知其

害之遂甚於貪酷也嗟夫

論安徽吏治五

德者全乎仁者也刑者全乎義者也義近禮禮辨上下定民志分爭辯訟非禮不決知上下之分而決於其上則權生焉故權不尊則法不行群吏者使之奉法而與以權者也生死人者法而非生死於群吏也乃有挾其譸張之術與群吏爭是與法讎也讎群吏且不可而敢於讎法雖盜跖不謂然然而市井之民爲之草野之人信之浸淫至於衣冠士族奉之過於其所師亦必有說矣媿恥之心人人所有也憂危之情人人所有也當其媿恥冀有以文其迹當其憂危冀有以轉其機尤人情所不能免也而所謂訟師者乃持其變亂轉移之說以中之其始亦明知理勢之所必無而不勝其好勝與

倖生之情姑舉其身家從之以嘗試徼倖於萬一乃竟有反由爲直易禍而福之一事則藉藉爲神不幸卒罹於法亦以爲嘗言況痼本不可藥而非醫巫之罪且其幸免者轉輾訟庭習爲頑嚚視桁楊鼎鑊如尋常遂以其身親習云者轉售於鄉曲而取償其嚮者之所失是故一鄉多一倖免之人則一鄉之人師之以爲法固不足制其死命而蠢吏可以口舌刀筆爭也如是而欲風俗日馴得乎然而法猶火也火烈而玩之非火之不能然也已刑曰刑罰世輕世重時際盛平用法曰輕卽情罕入法必使之輸服而後成其獄或誣妄越訴第有一言之可據則必以告言有因并其所誣應坐之本律而貸之而訟師遂教以堅不輸服爲言使比鄰證佐跋涉上

下牟可瓜蔓株連任其所指以蔓及於平日睚眦之怨而快其陷溺矣焉無可自免則伺藉控訴無因爲解脫使不得不從未減不然則仍以不輸服爲辭承審之吏畏其狡黠則姑示以曲全之意以冀其無復後言於是權不在吏而在民矣夫權吏之所以行法者也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自作不典式爾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呂刑曰雖畏勿畏雖休勿休經云然者蓋其權畀執法之臣俾得行其意則民惴惴焉知權在乎吏而不知所得之罪當何等夫是故父子兄弟動色相戒而觸冒者常少也使刀筆口舌得而轉移之又何畏而不爲哉江淮之間地瘠而訟煩江北郡縣風氣悍疾輕生死多刼奪而

豪猾富厚有不得志於有司輙以竊為盜其真盜之攻於糾聚抗兵役者乃轉走京師以誣良乞辯訴官吏始不堪其擾矣田畔之爭豈無曲直一失其意即中以諱盜求免於諱盜而黥賊又可坐以故勘失入二者皆褫革辱戮而一市井無賴折片紙揮斥之幸而得自已不勝文書道路之苦遑言其他哉江之南劫盜校少而爭佔山場衆暴寡強凌弱或預埋碑石或刊刻記載積謀畜慮每隱伏於數十年之前而發覺於數十年之後苟耳目稍眩即墮其術中甚至憤爭殺害横罹重辟而官司亦因之被劾者屢矣究其故士大夫多惑於堪輿地師而其子弟之不才者又樂散其宗祠租賦之所積以共其游蕩耗散之資至有厚幣走數百里聘求刀筆之工

者仳仳於家歲以爲常其他挾嫌懷詐攻訐陰私恒以年七八十者先之少壯者爲之證以老者即不直得收贖且垂死吏無奈何或受害者必求直其事而死即無可質吏廉則不輸服吏不廉則顛倒錯謬遂成大獄矣嗟夫聖人之治刑期於無刑者也故曰涓涓不絕將爲江河又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蓋賞一善而凡爲善者以興罰一不善而凡爲不善者以懼皆以納民於軌物而非以爲暴也乃獄訟之權不在吏而在民苟幸無事曲狥其意將挾制之風自下而上民以箝其州縣州縣箝其郡守郡守以箝其監司大吏勢之所趨日月以熾如火燎原如水潰隄獨風俗人心之害乎哉

篔谷文鈔卷十

海昌查　揆梅史著

戰國策趙河薄洛水攷

戰國策今吾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又云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注引史記徐廣注安平涇水西有漳水津薄洛津吳師道補注引淮南子嶢山崩而薄洛之水涸注薄洛在馮翊臨晉按史記徐廣注安平經縣西不作涇水淮南子覽冥訓注薄洛涇水無在馮翊臨晉語嶢山則在今藍田縣漢高帝入武關引兵繞嶢關即此地又淮南子墬地訓涇出薄洛之山高誘注一名笄頭山在安平臨涇縣西漢志安定郡涇陽笄頭山

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御覽引圖經笄頭山在涇陽西禹貢涇水所出又引淮南子薄落山一名笄頭山皆與趙薄洛水無涉趙薄落水即大陸之澤也呂氏春秋九藪趙之大陸水經注漳水又歷經縣故城西有薄洛津後漢郡國志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又鉅鹿郡癭陶有薄洛亭又鉅鹿故大鹿有大陸澤注有廣阿澤皆與史記徐廣注合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西有清河又說趙王曰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又曰秦攻齊趙涉河漳博關張儀說趙王今齊發三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據此清河為趙之東境與齊接壤又云漳水下流近大陸澤所謂東有河薄洛之水也北燕代山東逼博關故曰與齊中山同之也武靈王以雄鷙英

讎之一才嘗曰中山我必有之既改服騎射有事於常山之北又欲爲楫船水師東面而角勝於齊蓋未嘗一日忘兼併矣國策溥洛水高誘無注而其於呂氏春秋趙之鉅鹿注郎廣阿澤亦與郡國志合蓋淮南子溥洛之水涇水是也國策河溥洛之水漳水是也溥洛水有二乃以雍州之水當冀州之澤宜乎其不可通也

戰國策干隧攷

楚策春申君說秦昭王曰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鮑彪注干隧吳地又引淮南子道應訓高誘注干隧在臨淮案干隧凡數見秦策吳王夫差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爲勾踐禽死於干隧注干隧地名鮑本無干隧字淮南子兵略訓越王選卒三千擒之干隧高氏無注獨於國策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注即干隧攷姚氏宋本於從而伐齊句下注北師伐齊曰干隧也又禽於三江之浦下注還自黃池爲越所殺又流尾一本作厓浦即干隧也多不可曉大抵錯譌非高注也高氏於淮南子荆有佽飛得寶劍於干隧注云干國名在今臨淮干讀作寒不應於注國策獨異按說文邗國

也今屬臨淮漢志臨淮郡有淮浦應劭曰淮涯也國策注疑即引此故有厓浦字可證鮑氏既引之而復以爲疑蓋以越子之襲吳滔吳并爲一年一事遂以干隊在臨淮則去吳太遠恐不相涉而不知春申所言干隧之敗在哀二十年三江浦之禽則二十二年滅吳事也當時游士論說所及皆約舉大凡惟春申之言敗於干隧擒於三江浦先後釐然固不可謂一日事矣然則亦有證乎曰越之伐吳分兵爲二一以襲吳一以截淮水上流干隧之敗淮上之師所遏也國語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韋昭注逆流而上曰泝循海而逆入於淮以絕吳王還歸之路左傳越子伐吳爲二隧注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則范蠡

舌庸之師已入淮矣此一證也范蠡越之謀臣舌庸又其宿將越王既發二大夫深入以邀夫差倚歸之師必不肯徘徊中道不發一矢以復於其君亦審矣且干隧在臨淮則固吳地也漢臨淮今爲淮安府有山陽瀆入淮處謂之末口左氏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氏曰於邗溝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按此則國策注流尾當是淮涯厓浦當是淮浦與說文漢志正合工攷夫差當日還師取道亦甚迂迴按國語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王孫雒曰越實聞矣民懼而走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廖注廖擊也王孫雒已計於此及吳師之還不敢復出於齊魯之間攷黃池之盟漢地理志應劭以爲在內黃臣瓚謂在外黃

顔師古從臣瓚說而杜預左傳注陳留封邱縣南有黃亭近濟水與國語北屬之沂西屬之濟合吳之還師仍由關溝當其所過之地則左傳吳人囚景伯以還及戶牖注陳留外黃西北東昏城是方輿紀要東昏城在今開封蘭陽縣漢東昏縣吳申叔乞糧於公孫有山氏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諸正義曰首山闕不知其處當在吳軍營地又國語吳王既會越聞盬章恐齊宋之爲己害也乃命王孫雒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於宋焚其北郭而過之國語單子曰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韋昭曰以過賓爲假道據此則夫差自黃池而戶牖而首山而宋皆其還軍所經而自宋以達於淮矣且吳越春秋越聞吳王久留未歸乃悉出衆將踰章山濟三江

而伐之注章山即禹貢內方在江夏此楚字之譌爲越也吳
楚數構兵於江淮欲乘隙由淮達三江以襲之猶越之志也
若越則旣用兵於吳矣何由又遠涉江夏邪然越問甚章夫
差雖頸七人於幕下以滅其口而董褐早已測其有大憂且
謂越入吳矣楚聞吳敗吳豈不聞有楚師亟趨臨淮之上游
以扼之亦勢所必然也旣而楚師不出而與范蠡舌庸遇於
干隧雖不至全覆其師蓋亦已大創矣不然黃池爭盟之日
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將軍如荼如火如墨帶甲三萬全師
而歸兵未少挫何肯屈首自辱甘與越平邪蓋夫差之會越
絕書與吳越春秋皆言在胥山夫差自縊死乃以禮葬於卑
猶卽秦餘杭山也初不言干隧此又可證干隧之敗不見春

秋經傳猶吳滅鍾離杜預謂鍾離不書吾敗略也云爾

十二時攷

亭林顧氏謂古無一日分爲十二時蓋不知始於何人按顧氏所據爾雅疏周禮春秋傳史記漢書淮南子以爲古無十二時之證唯歷書周髀算經吳越春秋漢翼奉傳則有之矣而以爲紀事之文無用此者蓋終以求其故不得爲疑也按漢律歷志推諸加時以十二乘小餘爲實各盈分母爲法數起於子算外則所加辰也又梅氏歷學答問云發斂加時即九章通分法然則自有歷學即有十二時矣馮相氏掌十有二辰此二十八宿躔度方位所由定初不言時然時由日以分欲明時之所以分當求日之出沒於十二辰者而知時之於十二辰固二而一者也即以冬至言歷元求上元冬至日

在牽牛之次於辰爲子於時亦爲子自此歷丑寅卯三辰而出於辰周髀日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辰申十二辰之位卽十二時之分也又曰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以至春秋二分出卯入酉無不同故日日在牽牛日在營室云云者一月日躔之次舍也日日出於寅日入於申云云者一日晝夜之晷刻也而顧氏謂馮相氏所掌無十二時叅周禮自有挈壺氏常司刻漏而又以雞人司辯分其職是周官候時者加詳矣顧氏又謂歷書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而下文却云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東不直言子午卯酉此則周髀算經有之矣周髀曰加此時者皆以漏揆度之此東西南北之時注云漏度之者一日一夜百刻從

半夜至日中從日中至半夜無冬夏常各得五十刻分之得二十五刻加極爲卯酉之時按此謂從子至午每一時得八刻子丑寅三時得二十四刻算外卽卯時從午至申亦二十四刻算外爲酉時此卽史記歷書之正北正西正南正東以方位爲時者也王伯厚天文編曰日分十二時者歲月日時之定數日分百刻者古歷日分之用數未有無時刻而可以攷歷者也顧氏又謂卜楚邱云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淮南子則又有自暘谷至虞淵有十五時按卜楚邱之言第舉成數杜元凱因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語遂以人之十等分隸於十時而以食時禺中爲避王公之尊似亦以意爲之說未可以十二時之數卽於此始也不然淮南子十五時又足據耶

夫紀事之文與歷算不同朝暮之侯不過約舉其端故或徵諸人則曰人定曰食時徵諸物則曰雞鳴時不盡言天事也要之時生於日無論晝夜以日之出沒在地上地下隨天旋轉所至之方位爲名則自黃帝顓頊以來即有此十二時無可疑矣

釋頃

頃於地爲百晦周禮小司徒注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漢食貨志注古步百爲晦漢時二百四十步爲晦古十二百晦則得今五頃是漢之頃與古異而頃又爲町史游急就篇頃町界畝畦埒封町亦頃類受田者以步計故頃又作畦司馬法一舉足跬跬三尺兩舉足步步六尺頃又作蹞蹞亦步也頃又爲武韋昭國語注六尺爲步賈君以半步爲武武三尺也頃又爲跂跂頃也通疋引說文頃又於天爲十二辰尚書攷靈曜鄭元注晝行十二頃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頃一頃爲一辰也頃又於晝夜爲三十六隋志梁大同十年改用一百八刻依尚書緯三十六頃之數因而三之晝日之數各

二刻一頃爲二刻也俄頃有頃蓋本此

鄴非春秋地名攷

鄴之名不見於春秋傳自魏文侯封於鄴魏世家文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漢溝洫志史起以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鄴之名以著顧有以為齊桓所置者水經注之說也酈道元注漳水東經三戶峽為三戶津在鄴西四十里鄴本齊桓公所置故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然國語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韋昭注四者諸夏之關也傳不及鄴而注亦僅舉其四未必是國語之漏國語於齊全錄管子是韋昭所見之管子無鄴也劉向別錄管子已無九府等篇世所傳者多後人附益當不止此一字之可疑也至謂鄴為齊桓所置鄴與中牟當同屬衛地桓公何能於其閒自置一邑耶

此道元曲爲之說易築爲置而不知其不可通也有謂汲郡古文盤庚自奄遷於北冢曰殷墟去鄴三十里者今按汲郡古文無去鄴三十里語史記索隱有之蓋從乎其後之稱劉向新序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文公時更無鄴之名亦從其後之稱也春秋傳不見此事按僖公二十三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勿許還自河南濟注謂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取五鹿當即此時事晉雖勝衛衛終不假道文公乃從棘津渡河也且因此知五鹿所在杜預注五鹿有二一在衛縣一在元城縣東以此證之知爲衛縣之五鹿夫伐衛之師近也又按說文許叔重於邑部國名地名必据其始於鄴下注云魏郡縣也尤精

確可證

段干攷

段干複氏也而王充論衡魏無干木秦兵入境抱撲子嘉遁篇寢宜遯之舍閉干木之廬又逸民篇云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又欽士篇云干木之隱又識載篇云魏式干木鋭寇旋旆劉勰新論干木處魏秦人罷兵又魏之干木遁世幽居又干木在魏身不下堂孟子正義亦干木泄柳並稱似皆以段爲氏唯班固幽通賦木偃息以藩魏申重繭以存荆則以段干爲氏矣孟堅精於地里當可依据而應劭風俗通議十反篇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繭以存郢全用班賦而增一字誤矣賛袞梁谿漫志云今之稱複姓者皆從省文如司馬曰馬諸葛曰葛歐陽曰歐夏侯曰侯鮮于曰于此類甚多盖漢

魏文人已蹈此弊不獨如袁所云也國策有段干綸段干崇複姓無可疑者魏都賦注引呂覽稱干木皆高士傳語呂覽作段干木新序引呂覽全文俱無去段字語高誘注同此文選注之應校正者也魏地段干見史記老子傳老子之子宗為魏將封於段干無更姓段干語且宗為魏將最先亦當在武侯或文侯時而文侯已師事段干木與宗當同時人其得姓已與宗無涉而宗之子注注之子宮又不及木非其族可知傳並不言以地為氏則宗注宮假未必不仍李姓也葛洪神仙傳引史記作封於段通鑑注引唐氏族志李耳之後李宗封於段路史謂先居段後居干皆因史記裴注致譌細玩此注文義裴駰因段干地名遂引段干木等三人以證段干

之因邑爲姓與李宗本不相蒙讀者不察耳此史記注之不可不辨正者也唯段干魏地未詳所在詩小雅斯干箋干澗也爾雅山夾水曰澗釋名同魏風伐檀箋干厓也易鴻漸於干注干謂大水之旁王伯厚韓詩攷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引文選注又干磽埆也引釋文據此段干之干是河干也又詩地里考魏風河之干引水經河水東過河北縣按今芮城縣漢河北縣地水經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注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冢方輿紀要段干木隱中條山之虞原芮城縣之首陽山即中條之異名水經注芮城南西二面竝去大河二十餘里北去首山一十許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竊疑晉本有段氏如國語之段規呂覽

之段喬爲司空或其先居於河干遂以傢所居之地爲段干
因以爲氏耳

靈邱攷

靈邱孟子正義代郡有靈邱縣是也胡三省通鑑注疑齊地不能至代北而欲以清河之靈縣當之此未明戰國之形勢而譌也趙與燕南北接壤齊之西北則交錯于燕趙之間國策蘇秦說趙肅侯曰秦攻齊則趙涉河博關攻燕則齊涉渤海攻趙則齊涉清河此言三國互爲救援形勢皎然蓋清河而北即河澗洛水在今寧晉隆平等地武靈所謂與齊中山共之者也出博關涉清河此齊用兵於趙之一路也出渤海抵涿易此齊用兵于燕之一路也春秋齊地北至無棣而已戰國時則攙吞相尋燕趙中山齊犬牙交錯數百里之間盖無靜日而謂齊地安能至代北者一說也代郡爲今渾源州

蔚州易州兼得保定府以北地地里志靈邱注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廣昌注淶水東南至容城入河水經注滱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氏山南過廣昌縣南是靈邱在廣昌之北今靈邱屬渾源州而廣昌淶水縣屬易州皆代郡地也通鑑安王二十二年齊伐燕取桑邱魏韓趙伐齊至桑邱注引括地志桑邱故城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桑邱靈邱皆燕南地也齊可有桑邱獨不可有靈邱乎所謂齊地不能至代北者二誤也中山條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攻中山漢志平邑屬代郡然則齊又有代郡之地不獨靈邱也而謂齊地不能至代北者三誤也若淸河之靈本無邱强取當之何異以虛爲桃虛棘爲棘津乎又方輿紀要

謂滕縣有靈邱城引史記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邱孫不思三晉之伐靈邱正以報桑邱之役胡注於桑邱則許之於靈邱則疑之已不免於矛楯滕縣靈邱似不足據

詩譜唐國辨

毛詩唐魏並列明國非都也史記晉世家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遂以封叔虞地里志亦云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旣曰滅唐則爲堯裔子之國而非堯之都明矣史記謂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是也鄭氏因季札有陶唐遺風語追述唐堯舊都并晉之世次與唐改爲晉之所由初不以詩之唐爲太原晉陽也而嚴氏詩緝謂唐國當從詩譜爲晉陽殊不知曲沃絳翼之人之詩與晉陽何涉蓋拘守鄭義轉失其意指矣究其舛謬不始嚴氏班史以成王滅唐屬晉陽之下其誤一也括地志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國都城記燮父徙居晉水傍唐城即燮父初徙之處若叔虞始封在晉陽即已在

晉水之傍又何容徙其誤二也世紀帝堯始封中山唐縣後又徙晉陽按此當時爲唐侯時其後未嘗爲國成王何由滅之以封叔虞其誤三也太原大夏大鹵參虛夏虛所括遼遠杜預注多疏略如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注太原晉陽也汾固發源晉陽洮則非其水也水經注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爲洮亭按聞喜縣即曲沃然則汾洮之神專主晉陽乎是知傳之所言太原者固已兼有河東矣杜氏釋例以洮水闕不知所在於定四年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亦謂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其誤四也詩正義謂序名晉爲唐之意以其憂深思遠有陶唐之風故名之唐然則何以不近取平陽轉遠托

太原晉陽乎其誤五也按竹書紀年周成王十年命唐叔虞爲唐侯康王九年唐遷於晉宣王十六年晉遷於絳唯無成侯徙曲沃事漢志聞喜故曲沃晉成侯自晉陽徙此詩譜據之是也蓋叔虞本封於唐其子燮父始徙晉陽爲晉侯至成侯徙曲沃穆侯又自曲沃徙於絳紀年於成侯徙曲沃闕文而漢志補正之不然穆侯始遷於絳而成侯僖侯穆侯父祖使無曲沃之徙則蟋蟀之刺釐侯當在晉陽矣近徐位山竹書統牋以漢志爲誤非也有成侯之徙曲沃而自唐之晉自叔虞以至緡侯始末粲然矣而叔虞之始封臣瓚謂永安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卽堯裔子所封史記集解晉君都邑也臣瓚所謂永安今之霍州春秋亦屬絳耳絳

即故絳即翼晉語韋孔曰晉霍以爲城汾河涑澮以爲淵蓋絳之形勢如此也水經注汾水過永安縣西又東歷唐城東又南逕霍城又經趙城西與臣瓚合括地志所謂翼也揆又得一證定四年子魚曰分唐叔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正義謂唐之餘民隱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逆晉侯於隨杜注翼晉舊都紀年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據此則九宗五正係唐人未遷之族成王留之以賜唐叔是世居於翼者可以證唐叔始封之即在翼矣郡國志注左傳遷實沈於大夏賈逵曰陶唐之胤劉累也杜曰今晉陽縣按路史堯之庶子封於留者爲留氏至夏有劉累左傳劉累以擾龍事夏后孔甲賜氏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遷於魯陽無封晉陽事遊說非

漾水釋

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經文無東西也班志始有東西漢之目於隴西郡西縣下注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武都郡武都下注云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於沮下注云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又隴西郡氐道下注云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郡國志武都郡沮沔水出東狼谷漢陽郡西縣故屬隴西有嶓冢山西漢水是前後志皆以嶓冢山爲西漢所出未嘗及東漢也且皆以漢東水出武都氐道未嘗與西漢水相淆故鄭注據之是也唯孔傳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荊山荊山在荊州水經注亦言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

冢山於是羣疑紛起因孔而并疑班且因班而疑禹貢謂西
漢所出之山不當移冠漾水之首遂別以沔陽之山爲嶓冢
始於應劭而繼以魏收魏既立嶓冢縣隨又移西縣於此原
其所據以爲此則以東狼谷之水爲之證也水經以出東狼
谷爲沔水班志以爲沮縣沮水出東狼谷沮沔一也然就地
里志次第之則瀁水出氐道東漢水受氐道水即受瀁水也
東漢水既受瀁水而東南至沮與沮水合沔漢之流始大所
謂東流爲漢也氐道不可考瀁水亦不可考今所謂瀁水乃
在沮縣東狼谷之南知其不可通矣且既以西縣之嶓冢謂
非東漢之源而又移西縣於沔陽之嶓冢尤爲可笑也大抵
水經郭注酈注謂氐道別有嶓冢與應劭魏收之以東狼谷

山爲嶓冢皆泥於經文以嶓冢冠導漾而曲爲之說耳竊謂解經原不禁有所疑然必涵泳經文搜討古義備傳注得其義例之所在而釋所未安斯已耳未有敢訾議經文者也乃明以嶓冢導漾一語爲疑而不敢斥言禹貢則轉借傳注以曲證其譌未有如嶓冢一條之甚者也禹貢文簡意賅嚴於義例故於九州之後復申言導山導水孔傳所謂更理說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也又曰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又按馬融王肅以導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是爲三條鄭元則以導岍西傾嶓冢岷山爲四列以下所治江漢河淮四大瀆也故舉此四大山以爲表識且馬氏三條以嶓冢包岷山

是江漢皆統於嶓冢其尊且逾岷山矣以鄭氏四列言則治漢水屬次陽列當以嶓冢爲表識故導山與導水皆冠以嶓冢即孔氏所謂舉所施功之山而條列所治之水於下是也治山通水治水循山文雖二條事實一時然則以嶓冢爲導漢水之表識此正禹貢義例之精導山則嶓冢二字直貫至大別而止導水則嶓冢二字亦直貫至大別而止所謂山川首尾所在也漢水即不出嶓冢而氐道當亦近在其東故嶓冢一列專主東漢而禹貢不及西漢者西漢合嘉陵水已屬之江也若謂西縣嶓冢當屬雍州則禹貢岷嶓既藝本屬梁州自晉以前未嘗以漢中之嶓冢爲禹貢山也